

她的城
張愛玲地圖
淳子——著

總還有些什麼
留下來的
她的城 她的房子
她的文字 她的悲涼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她的城：張愛玲地圖／淳子作。—初版。—新北市新店區：立緒文化，民 101.01
面；公分。--（新世紀叢書；200）

ISBN 978-986-7416-91-9（平裝）

1.張愛玲 2.傳記

782.886

100020120

她的城：張愛玲地圖

出版——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（於中華民國 84 年元月由郝碧蓮、鍾惠民創辦）
作者——淳子

發行人——郝碧蓮
顧問——鍾惠民

地址——新北市新店區中央六街 62 號 1 樓
電話——(02)22192173
傳真——(02)22194998
E-Mail Address: service@nec.com.tw
網址：<http://www.nec.com.tw>
劃撥帳號——1839142-0 號 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帳戶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6426 號

總經銷——大和書報圖書股份有限公司
電話——(02)8990-2588 傳真——(02)2290-1658
地址——新北市新莊區五工五路 2 號
排版——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附設電腦排版
印刷——祥新印刷股份有限公司

本書文字與照片由作者淳子女士授權出版
封面與內頁張愛玲照片 © 宋以朗 宋元琳 經皇冠文化集團授權

法律顧問——敦旭法律事務所吳展旭律師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分類號碼——782.18.001

ISBN 978-986-7416-91-9

出版日期——中華民國 101 年 1 月初版 一刷(1~4,000)

定價◎350 元



新世紀叢書

當代重要思潮・人文心靈・宗教・社會文化關懷



她的城
張愛玲地圖

①



作者◎淳子

總還有些什麼留下來的

她的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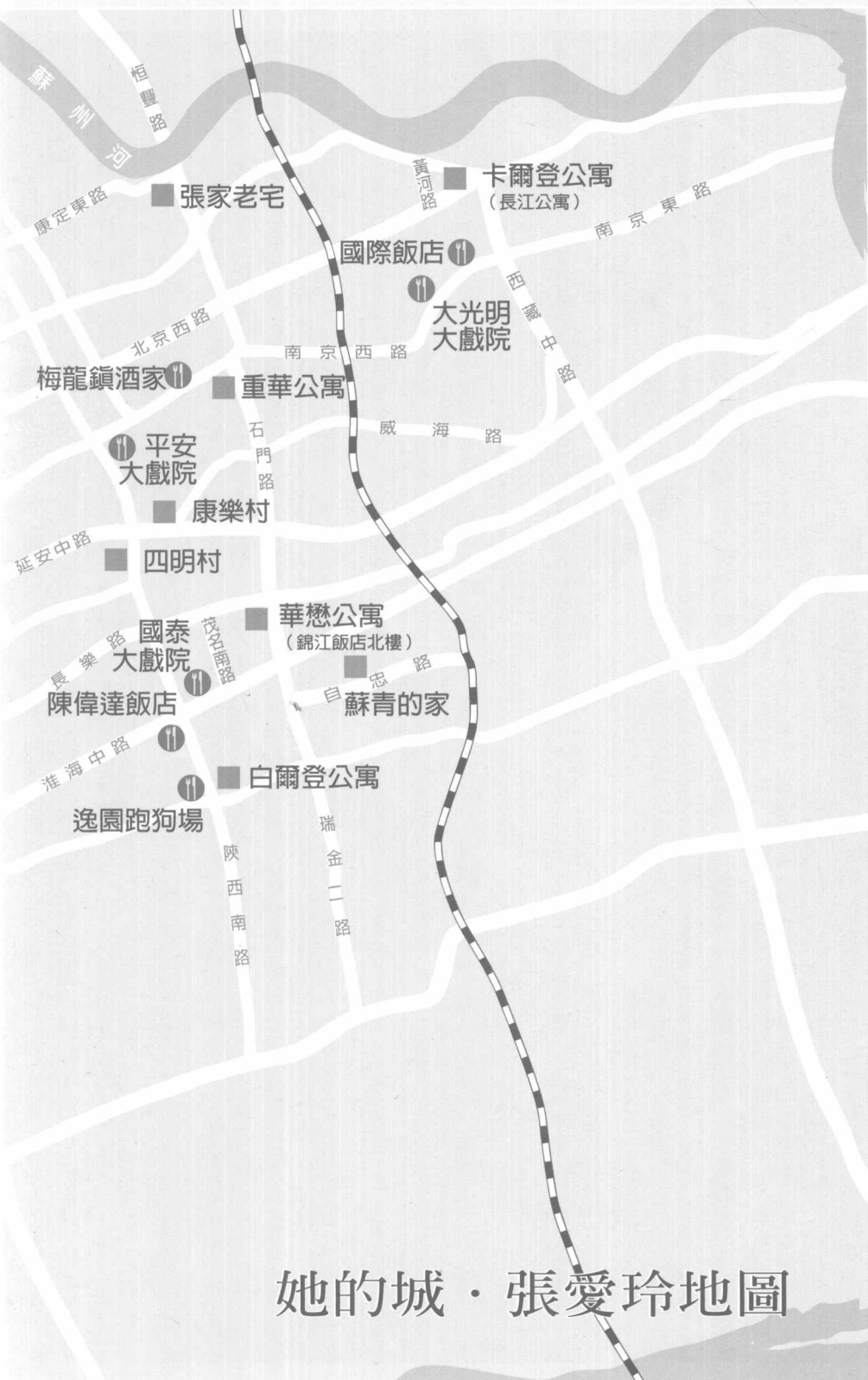
她的房子

她的文字

她的悲涼







她的城·張愛玲地圖



■這張簡圖參照舊時上海地圖繪製，僅標示本書中所提地點之大略位置，今日各地點與路名或保存或拆遷，已不盡相同，無法作為按圖索驥的資料。

※括弧內為今名

她的城·張愛玲地圖

【目錄】本書總頁數共304頁

作者序

上海是她的城／淳子

12

最後的小客廳／吳凱聲私宅，江蘇路二八五弄廿八號

16

一個墓穴。父親，繼母，弟弟，都死在這裏，死在舊上海大律師吳凱聲家的客廳裏。死了，都死了。比如榮寧二府，落得大地白茫茫一片好不乾淨。乾淨是乾淨了，悲涼卻是揮之不去的。

在《孽海花》裡尋找家族的軌跡／康樂村，延安中路七四〇弄十號

25

隔壁，船王嚴同春家的巨型海派大宅門。紅色磚牆，如同蘇格蘭花呢，有一種溫暖在裏面。父親的書房和下午的陽光。在《孽海花》裏尋找家族的軌跡，戀父情結像梅毒一樣，靜靜地滋長，蔓延。

沒有聲音的花季／聖瑪利亞女中，長寧路一一八七號

35

沒有聲音的花季。最自卑的是穿繼母的舊衣服，最痛恨的是有才華的女生忽然嫁了

人，最常用的口頭語是：「我忘了呀！」最喜歡的食物是叉燒炒飯。最喜歡的人物是溫莎公爵。

父親要結婚了／白爾登公寓，陝西南路二二二號

47

法租界最著名的地段。與逸園跑狗場一牆之隔，陽台上，可以看見逸園夜總會의 燈火和女人手腕上的鑽石。

張愛玲命運被改寫的序曲／陳偉達飯店，淮海中路九九三號

59

歐洲現代派風格的酒店公寓，坐落在充滿異國情調以及白俄羅宋湯的氣息中，是張愛玲命運被改寫的序曲，或者說是楔子。

老宅，李鴻章給女兒的陪嫁／張家大宅，康定東路八十七號

68

舊的家。這是一個會得鬧鬼的房子，原本有一個很大的花園，裏面種了許多的樹木和花草。寂寥的夜裏，草木糾纏在一起，在暗的地方生發出一片無可名狀的模糊和曖昧。好像狐仙居住的場所，天一亮就不見了。張愛玲出生在這裏。一九三八年，因為與繼母的一次口角，澈底顛覆了張愛玲的命運。

母親的氣息／開納公寓，武定西路一二七五號

100

命運的一個界碑。院子裏有一口井，跳下去，是中國老式女人的宿命；夜晚，張愛玲在袒露的屋頂陽台上徘徊，被母親也被自己折磨著。

一夜綻放的薔薇／華東政法學院，萬航渡路一五七五號

112

稍縱即逝的舞台。從香港回來，這樣的人家，自然是選擇聖約翰大學。開口問父親要錢，給是給的，但是要看法色，要聽繼母的閒話，苦痛著，不知道哪裏來的一股子堅定，竟就是退學，改寫了貴族婦女的身分，自食其力，做起了公寓裏的作家。

公寓作家的華采段落／常德公寓（愛丁頓公寓），常德路一九五號

122

公寓作家的華采段落。但也是有驚心動魄的。比如宿墨，湮染開來，成為一片。連門上小小的貓眼也是故事。她在這裏成名，在這裏戀愛，在這裏秘密結婚，亦在這裏黯然離婚。

命運未能給她的「小團圓」／溫州城裏賣婦橋，浙江省溫州市

158

亂世不了情。胡蘭成逃到這裏。危難中，一樣地偷閒偷香。張愛玲輾轉來探望，竟只能以表妹相稱。大冷的天氣裏，坐在柴房泥地的小凳子上，看自己的丈夫與

別的女人依靠在一起，原來，連小小的團圓也是不能夠的。

遇見你，我變得很低很低／美麗園，延安西路三七九弄廿八號

171

她在這裏遇見胡蘭成。她只住了一夜，暗的燈影下，撞見「閨樓瘋女人」，付出的是一生的劫難和孤獨。即便如此，她也無話可說。只好由了胡蘭成去說。終於有一日，她拚盡了畢生的力氣，寫出自傳體小說《小團圓》，一顆炸彈，所有人，灰飛煙滅。

人生蒼茫的一段日子／重華公寓，南京西路一〇八一弄八號

191

人生蒼茫的一段日子。命運像耗子，在暗的洞穴裏咬嚙，顫抖。母親回來，想和她相依為命，她拒絕了。她與母親牽手，裏面有一種淒厲的刺痛。一部《易經》，糾結在親情的折磨裏。

在上海的最後證據／長江公寓（卡爾登公寓），黃河路六十五號

214

在上海的最後的證據。她是坐船走的。開船的時刻到了，慣常的汽笛，整個城都可以聽到，即便沒有什麼可思念的人，聽了也會落下淚來。沒有送別者，沒有。她戚然而決絕地離去。從此，上海是她越來越稀薄和不可觸摸的影子。

〈金鎖記〉裏曹七巧的家／威海路五九八號

230

寫不盡的家族故事。因為有這樣一個地方，這樣一個親戚，張愛玲寫出了自己家族裏的《紅樓夢》，並且比曹雪芹更澈底與淒涼地表現了人性中的冷峻和不堪。

〈傾城之戀〉的舞台／香港淺水灣

236

中國版的帝國大廈，一群上海人在那裏進進出出，戰爭讓他們變得極度單純，只要活著，只要快樂。沒有內疚，也沒有前途。那一切，全是傳奇故事的內核。

蘇青的家以及煤球爐／自忠路二四四弄七號

249

蘇青住的地方現在是「新天地」邊上的一塊綠地，也種了楊柳。有風的日子裏，柳枝飄啊飄，有思念在裏面的。

擇鄰處，繼母的家／常德路七七一一七八弄

260

擇鄰處，典型的上海石庫門建築，取「孟母遷，擇鄰處」的意思，有中國儒家的意味在裏面。

虹橋路上的別墅和《半生緣》／上海市虹橋路

270

虹橋路一九〇一年築建，為租界越界築路之一。張愛玲說，有人發了財，就到虹橋路上買地蓋別墅。

青花瓷是在哪裏摔碎的？

277

戀父情結影響了張愛玲的一生。戀父情結，不能昇華，就只能轉移和宣洩。張愛玲的方式是書寫。她不知道，喜歡上文字的女人，遲早要被會玩文字的男人把身體拐走的。只一個下午，她就無可救藥地愛上胡蘭成，再一次跌入戀父情結的陷阱，無處打撈。

附錄①

邪氣好的胭脂／宋以朗

297

附錄②

淡淡胭脂裏的震動／沈嘉祿

301

作者序

上海是她的城／淳子

一九二〇年九月，她出生在上海蘇州河邊，一棟維多利亞紅磚的大房子裏。祖輩的高貴血液是她傲然於亂世的永遠不曾褪色的底子。

一九四一年十二月，港戰終止了她的大學生涯。

一九四二年一月，蕭紅在香港病逝。三十八歲的丁玲與二十五歲的陳明，在人們的嘲諷和挖苦聲中正式結婚。兩人手牽著手在延安的街頭快樂地散步，心中洋溢著無限的幸福。

那一年，張愛玲與梅蘭芳同船，回到上海。

淪陷的上海，左翼作家潛伏了。有人提醒張愛玲把文章擱置起來。張愛玲謝絕了這些善意，依仗著絕色才情，一夜牡丹，刺啦啦，沒有顧忌的開遍城池。上海，因為張愛玲的橫空出世，再一次展示了自己的萬千風情。

大家族，遺老遺少的生活背景，半新半舊的父親和裹著小腳去巴黎學藝的母

親，以及悲情城市的華采，這些寫資，如同她家院子裏的蘋果樹，信手一晃，滿地皆是。

上海給了張愛玲許諾，張愛玲用絕世傳奇回報了上海。即使是香港故事，她在寫的時候，亦無時無刻不想到上海人，以為只有上海人能夠懂得文不達意的地方。短短的兩年，她如劃過夜空的星辰，穿越了戰爭和被佔領的城市，在死亡、國族、民族、家族掙扎的夾縫裏，自成一派，與留守的知識分子一起，「維護了上海這座飽受戰亂蹂躪的大都市中的文化生活」（黃心村《亂世書寫》）。

盛名之時，一個人站在陽臺上，望著蘇青的背影，如同一個人高高的站在舞臺上。她享受著成功的喜悅。

一九四四年二月，胡蘭成走來，這個聰明的男人能夠在細微處發現張愛玲天地的特別，他最先給了張愛玲很高的評價：「魯迅之後有她。」而這個人卻是一個漢奸。

電影《滾滾紅塵》裏，那個被指涉為張愛玲的林青霞問秦漢：「有沒有殺過人？」

秦漢堅決道：「沒有」。

於是就愛了。

八月，下午茶時間，張愛玲從靜安寺去福州路的文具店買婚帖，她只買了一份，潛意識裏對這個婚姻有一種惘惘的不安穩。

一九九二年二月廿五日，在洛杉磯，張愛玲去文具店買授權書，順便買了遺囑表格。張愛玲寫信給宋淇夫婦，囑託：「還有錢剩下的話，我想（一）用在我的作品上，例如請高手譯，沒出版的出版……」。美國四十年，她寫來寫去，無論中文還是英文，都是上海。她把她的最後，託付給了居住在香港的上海夫婦。

一九九三年五月，我坐在上海常德公寓張愛玲家門前，〈金鎖記〉、〈封鎖〉、〈心經〉、〈年輕的時候〉、〈紅玫瑰與白玫瑰〉、〈色·戒〉等文本，在一米空間裏，在我的心裏，靜靜的上演。此後的日子，張愛玲的文本是地圖，她的兀自燃燒的句子是指南針，我如夸父逐日，無有四季，跟隨她的繡花鞋，在她的城裏，推開了一扇又一扇她居住過的房門，呼吸著她的空氣，拼貼出她的故事發生的場景。

一九九五年七月廿五日，張愛玲依舊遭受著皮膚病的折磨。照射日光浴回來，發現一隻跳蚤，大驚失色，把衣服裝進垃圾袋，開了門，在沉沉的夜色下，尋找鋼絲垃圾簍。高度近視眼，看不分明，跌跌撞撞，走了幾個街區，均不見往日比比皆是垃圾簍。累了，步履越發的持重起來，不得已，把一團衣服丟擲在

一條小街的轉角，然後，如同一個做了壞事的孩子慌張的回到公寓，半天，心裏還是惴惴的不安。這一天，她給宋淇夫婦寫了信。信裏說，香港導演王家衛要拍《半生緣》，寄了他作品的錄影帶，但是她不知道如何播放。也問候了宋淇夫婦的病痛。

這是她寫給宋淇夫婦的最後一封信。

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，張愛玲遺囑執行人林式同家裏的電話響了，拿起聽筒，一個陌生的聲音，是張愛玲公寓的經理。那個聲音說，那位中國老太太去世了。

生命太長，也太短。

二〇一〇年四月，我坐在宋淇家的客廳裏，撫摸著張愛玲的字跡，似夢似幻似隔世。我是用了十七年的時間才來到這裏的。窗外，林子的鳥鳴高亢嘹亮，我仿佛看見夸父棄杖的地方——一片桃花——張愛玲曾經回來過——